

# 川东石工号子口述传承的断裂与延续探析

李先文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川东石工号子是由川渝地区的石工们在采石、筑路、修桥等重体力劳动中创造出来，并传唱的山歌形式。它节奏粗犷、即兴的歌词、丰富的功能，成为了巴渝民间音乐的活态遗存，地域文化的重要标识。其核心传承方式长期依靠师徒之间、工友之间的口传心授，具有很强的情境性、集体性、变异性，属于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石工行业急剧衰落，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川东石工号子的口述传承链条面临着严峻的断裂风险。探究其断裂的深层原因，寻找新时代条件下实现其文化基因有效延续的途径，这不仅仅牵涉到这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能否延续下去，而且对于认识并解决其他依靠口述传统非遗项目的普遍困境有着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川东石工号子；口述传承；断裂与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

引言：川东石工号子属于巴渝地区根植于劳动现场的非遗瑰宝，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具有地域文化记忆和工匠精神。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石工行业式微，它的传承链条面临严峻的挑战。探究该号子口述传承的断裂原因及延续途径，既是对保存好这样一种活态文化遗存的迫切要求，也是给同类口述类非遗的活化保护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对于维系地域文化的根脉有重要的意义。

## 1 川东石工号子口述传承的核心特征与价值内涵

### 1.1 以劳动协作与即兴创编为核心的功能性特征

川东石工号子首先是一种功能性音乐，产生和传唱都和具体的集体体力劳动场景密切相关。它并不是为了艺术欣赏而创造出来的，而是为了协调动作、统一步伐、鼓舞士气、减轻疲劳等实用目的服务的。领唱者根据劳动强度、工序的变化即兴编词，众人用固定的或者变化的和腔来回应，形成一领众和的基本形式。歌词内容直接反映劳动过程、现场情景、生活感受乃至社会时事，具有很强的现场性、即兴性。功能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传承需要真实的劳动场景，师徒在共同劳作的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完成了节奏、腔调、编词逻辑、体力配合方式等的整体性学习。即兴创编不是无章可循的随心

所欲，而是在劳动节奏下灵活的创作，领唱者唱词往往根据当前的劳作进度进行即时调整，和腔者呼应也需要精准地契合动作的节奏；脱离真实的劳动场景之后，编创的逻辑和配合的默契就失去学习的载体，师徒传承也只能停留在模仿曲调的表面，不能传递出其扎根于劳动的功能性内涵<sup>[1]</sup>。

### 1.2 以师徒传承与群体共享为纽带的社交性特征

口述传承过程本身就是石工群体内部重要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认同机制。传承关系多以非正式的师徒形式存在，师傅通过示范、纠正的方式将号子的唱法、运用时机、与具体工具、石料、工序的配合经验传授给徒弟。传承不但是技艺的传递，也包含行业规范、工匠精神、处世哲学等隐性知识的传授<sup>[2]</sup>。同时号子在工地上也是全体工人共同的集体表达，不同的班组、不同的师傅的风格互相影响，在交流中形成了地域性流派。传承网络因此是一个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松散的、动态的社交网络。社交性使石工号子的传承从孤立的个体传授模式转变成群体间的互动传唱，在群体的互动传唱中不断地丰富着曲调和唱词，既保持了地域流派独特的韵味，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劳作场景来灵活地调整；但是由于传统石工群体的消失，依靠地缘业缘形成的传承网络也一起消失了，使号子的社交属性以及活态传承的活力都一同衰落。

### 1.3 以方言语音与地域风物为载体的文化标识性特征

川东石工号子扎根于川东方言土壤里，旋律走向、节奏顿挫、润腔方式都和当地方言语音语调高度吻合。歌词里大量使用方言俚语、地方掌故、山川风物名称，形象地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川东地区的社会风貌、民众

本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间文化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断裂与延续：社会变迁中川东石工号子的口述叙事比较研究》，立项编号：MIL25-B02。

**作者简介：**李先文，1981年8月出生、男、汉族、四川绵阳人、本科学历、声乐教师、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教育。

心理、自然人文景观。它既是音乐，又是用声音书写的地方志和民俗史。因此具有很强的文化标识性，成为川东地域文化中不可取代的声音符号，承载着集体记忆和乡愁情感。其口述传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地方性知识、集体记忆、地域文化认同得以延续的过程。一旦方言的使用场景减少、地域的风物渐渐消逝，石工号子的传唱基础也会随之消失，那些存在于唱词中的民俗密码和乡土记忆也会慢慢淡去，直接关系到该非遗的文化标识度以及传承的生命力。只有守护好川东方言的使用场景和地域风物的存续脉络，才不会使石工号子的文化标识褪色，保持这份声音遗产的鲜活生命。

## 2 当代川东石工号子口述传承面临的断裂性危机

### 2.1 传承主体断代与传承人“老龄化”困境突出

随着现代机械化施工完全取代了传统人力石工作业，以石为生的老一代石工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年轻一代很少再从事该行业。掌握整套号子、能即兴编唱的老石工因年事已高，人数锐减，成为主要的传承人。但是，同年轻一代传承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行业断层、代际鸿沟。年轻人缺少对学习号子的原始驱动和职业需要，师徒传承的自然通道被断了。现有的被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大多已经年老，身体状况和传承精力有限，核心技艺和丰富曲目的传承面临着人亡艺绝的紧迫风险。传承主体的结构性断层，是口述传承所遭遇的最根本的危机<sup>[3]</sup>。一部分高龄传承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进行系统的教学传承，即使有心传授，也不能完整地再现即兴编唱的技巧和劳动场景中的韵律变化；另外年轻一代虽然参加了传统的石工劳作，但是无法体会到号子同劳动动作、协作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这项非遗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古老的歌谣”的表面印象上，并没有产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更重要的是目前对石工号子传承人的扶持机制还不健全，缺少专项培养资金和传习平台，不能吸引年轻人投身到传承的工作中来，使传承链条越来越薄弱，随时可能面临被切断的危险。

### 2.2 原生传承场域消亡与情境性知识流失

川东石工号子的生命力附着在开山采石、撬石抬石、夯基筑路等具体的集体劳动场景中。不同的工序、石料、工具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节奏、旋律、内容。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使本应该出现的劳动场景几乎全部消失。脱离了抬石用的杠子、采石用的钢钎、夯土用的礅石等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协作方式，号子就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物理空间与行为依托。随之而流失的不仅仅是声音本身，还有与声音交织在一起的关于怎样使力、怎样协作、怎样即兴应变的“情境性知识”。当传承只能发

生在舞台、课堂这样的非原生场域的时候，它原本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本质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脱离与变异。号子节奏里所蕴含的协作智慧——比如抬石的时候按照号子声来调节步伐、发力时机，撬石的时候借着旋律节奏配合撬棍起落，夯土的时候根据调子控制礅石起落的高度和力度，这些都在劳动场景消失之后就很难再完整地传承下来了，老艺人经验也只能留在模糊的口述之中，不能在真实的劳作中体会到；更遗憾的是，石工号子原来具有的凝聚人心、协调动作、消除疲劳的功能，在舞台上的表演变成了单一的艺术表现形式，它背后所包含的劳动精神以及地域文化记忆也被渐渐淡忘，脱离了原生土壤的传承最终会失去那份非遗最本真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

### 2.3 传承方式单一与现代化媒介冲击加剧

传统的口述传承依靠面对面的、长时间的、身体化的模仿和浸润。原生场域消失以后，传承方式变得十分脆弱。目前有限的保护工作大多是录音录像老艺人，以静态的“博物馆式”保存或者邀请老艺人进入学校进行片段化的演出。但是录音录像不能完全体现情境性知识，学校展演不能再现真实的劳动氛围和集体创作的过程。与此同时，流行音乐、网络短视频等现代化的快餐式大众文化媒介占据着年轻人大量的注意力，它们所体现出的审美趣味和传播节奏和石工号子质朴厚重的风格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传统口述传承方式的吸引力以及传播效率无法与现代媒介相比，使得它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小。老艺人所传授的技艺常常带有劳动过程中情绪的变化、节奏的变换以及合作的默契等动态的技艺细节，但是这些动态的技艺细节很难用静态的影像来完整地保存下来，片段化的展演更容易使学生把它们当作猎奇的“非遗标本”而不是鲜活的文化载体；短视频平台上音乐的内容大多具有碎片化、娱乐化的特征，很快就能抓住受众的注意力，它的传播具有即时性和互动性，与石工号子需要沉浸式的体验、长期积累的传承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人缺少主动探索的动力，也不善于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静下心来去感受号子背后所蕴含的劳动智慧和精神力量，从而使得这一传统艺术在现代媒介的冲击之下渐渐走向边缘化，传承受众不断减少。

### 2.4 文化认同淡化与社区支撑体系弱化

川东石工号子曾是川东石工们所处的工友社区里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标识。石工群体消失之后，与之相联系的社区网络也随之解体。对现今的川东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石工号子更多的是一种陌生的古老的声音，而不是与其生活经验、情感记忆直接相关的文化符号。

社区内部自发传承、欣赏、评议号子的文化氛围已经非常稀薄。保护工作常常是文化部门、学者等外力所为的“他者”行为，没有很好地调动起社区成员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化自觉和认同感。缺少内生性的社区力量的支持和滋养，口述传承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很难获得可持续的社会基础。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川东地区的传统石工劳动场景完全消失了，年轻一代既没有接触过石工号子的生活环境，又缺乏学习和传唱的热情，造成这一民间艺术的传承链条出现了断层；另一方面，地方文化保护工作大多停留在资料收集、录音保存这样的表面上，并没有把石工号子同现代文旅产业、校园美育课程结合起来，不能成为大众可以感知、可以参与的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社区层面的文化活动很少，没有搭建起老艺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平台，使石工号子渐渐远离了日常生活的舞台，成了博物馆里的一件“陈列品”，它所蕴含的坚忍协作精神也就无法被当代人理解并认可，从而加深了文化认同的弱化和社区支持体系的削弱。

### 3 促进川东石工号子口述传统延续的策略构建

#### 3.1 构建“老-青”协作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机制

就传承主体断层问题而言，必须跳出简单的“老艺人传、年轻人学”的单向模式，创建起依靠平等对话和协作创新的新型传承关系。一方面，用设立专项传承津贴、改善生活条件、授予社会荣誉等办法来保障老艺人的尊严和传承积极性，系统开展对其技艺、曲目、记忆的“抢救性”深度记录与建档研究。另外还要积极引进和选拔对传统音乐、地方文化有热情和感知力的青年人才，可以是非音乐专业的学生、地方文化工作者或者文艺创作者。促成青年传承人与老艺人形成稳定的、长久的“合作对子”，促使青年在深入学习原真技艺的基础上，借助现代音乐理论进行记谱、分析，并在理解其文化内涵和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尝试对它进行符合当代审美标准的适度编创和实验。协作的目的在于激发传承的活力，使古老的号子在青年人的创造性实践里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生命力，实现代际间的文化接力<sup>[4]</sup>。

#### 3.2 创设多元化模拟情境与沉浸式体验场域

原生劳动场域的消失，使石工号子等传统技艺传承遇到许多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创设多样化的、与真实环境相仿的模拟情境和沉浸式体验场域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社区文化空间、旅游景区等处设置专门的情境体验区。在这里，通过精心布置的实物，复原石工工具等使学习者、参观者触摸到历

史的痕迹；利用影像资料，将抬石、夯土等劳动场景的全过程生动地表现出来；借助声效营造出逼真的劳动氛围；用简单的体力协作装置部分还原真实的劳动情境。当人置身于其中，去体验模拟的劳作时，便能切身体会到号子在劳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其产生的逻辑。

推动石工号子主要元素进入现代公共艺术、环境戏剧或者实景演出。在一定的叙事结构之下，以艺术的形式再现它的精神实质，使观众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感受到石工号子的特殊之处。支持学校，特别是一般高等院校开展联系劳动教育或者地方文化课程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坊。学生们在体验性的活动中亲身去体会号子里面所包含的集体协作精神和地方智慧，进而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认同。

这些创设的场域不能完全再现原生环境，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声音与身体、协作、空间之间的联系，给石工号子的口述传承提供更具有代入感和实践性的新土壤，使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 3.3 创新数字化传播与跨界艺术转化路径

在当今时代，积极运用现代媒介技术，创新石工号子的传播方式，是扩大石工号子社会能见度和文化影响力的一条必由之路。

不仅要做好高质量的数字化存档工作，还要做创造性的数字化传播。拍摄系列微纪录片，探寻号子背后匠人的故事、地域的历史，使观众从屏幕里体会到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开发出交互式的数字应用，可以让用户听到不同工序的号子、了解方言歌词的意思、体验虚拟对唱。

更重要的是能够支持跨界艺术创作。推动石工号子与当代音乐、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邀请作曲家用音乐动机创作新作品，给号子赋予新的旋律和节奏，编舞家用节奏韵律发展舞蹈语汇，让号子在舞蹈中焕发新的活力，戏剧家用精神内涵创作剧本，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号子的魅力。跨界转化把石工号子从单一的劳动歌曲范畴中解放出来，提炼出普适的艺术价值和能量，使之进入当代艺术展览馆、音乐厅、剧院等更广阔的公共文化空间，接触到新的、多元的观众群体。

#### 3.4 深化社区共建与文旅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复兴石工号子的根本在于重新建立它与地方社区和当代生活的联系。应该把保护工作由项目化管理转变为社区化共建。支持和鼓励号子流传的主要区域社区自主组织的老中青居民共同参与的号子传唱队、社区文化节、主题歌会等文化活动，使其重新融入到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当中，成为地方文化自豪感的来源。同时把石工

号子有机地融入到地方文旅发展规划中。不能将其当作孤立的表演项目生硬地嵌入景区,而应该深入挖掘其与当地历史遗迹、地理景观、民俗节庆之间的内在联系,设计出系统的深度文化体验路线。在古桥、古道、传统石构建筑景点结合导览讲述号子故事,情境化片段表演;开发以号子学习体验为核心的文化研学产品;支持本地手艺人开发与号子文化有关的文创产品。通过文旅融合,既能为传承活动提供一定的经济反哺,又能使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成为号子文化的感知者和传播者,从而在社会更广泛的范围内促进人们对号子文化价值的认识和传承的地方性支持网络的再生<sup>[5]</sup>。如此,石工号子就会在新时代扎根生长,绽放独特的魅力,在当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古老的石工号子文化将在新时代中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 4 结束语

川东石工号子的口传断代,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表达形式发生改变的缩影。其危机是传承主体、场域、方式、社会认同这四个方面一起被消解。因此,延续它不能靠简单的复古或者静态保存,而必须是面向未来的创造性转化实践。文章提出的创建协作传承机制、创建体验场域、创建传播路径、加

深社区共建等策略,其要义是借助多种途径的介入,重新塑造这个口述传统与当代人、当代生活、当代文化生态之间的联系。保护的意义在于保留一种古老的歌声,更在于守护里面蕴含的集体协作智慧、坚韧乐观的生命态度、和大地山川紧紧相联的地域文化根脉。只有在认识断裂本质的基础上,用开放、创新、共生的理念去寻找延续之路,才能使川东石工号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出它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回响。

#### 参考文献

- [1]彭红璐.从巴渝民间艺术到动画创新的再解读[J].中国民族博览,2024,48(16):34-36.
- [2]杨文;胡东明.遂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水石工号子音乐研究[J].当代音乐,2024,52(06):37-39.
- [3]钱伟;吴媛姣;胡菡.抚议黔东南侗族民歌的传承困境与转型策略[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5(02):40-42.
- [4]徐爽爽;陶孟然.当代蜀道音乐文化传播途径及策略研究[J].艺术研究,2025,50(06):43-45.
- [5]邱立汉.闽西客家竹板说唱艺术特征与文化生态[J].龙岩学院学报.2020,38(6):26-32.